

繼續為祖國戰鬥

王嘯平著



繼續爲祖國戰鬥

王嘯平著

蘇聯
和平
船
PDG

門戰國祖爲續繼

(劇話)



著者 王 嘯 平

出版者 陳 汝 言

發行者 正 風 出 版 社

上海漣池路一〇〇號
南京天行宮東海路

經售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十月滬初版

印 翻 禁 ★ 權 版 有

(173) 0001—3000

定價頁 (P. 172)

前記

本劇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完成初稿，經過三次修改，於一九五一年三月間，由華東軍大文工團上演後定稿。

嘯平

一九五一年春記於南京

第一幕

人物：

丁澤林（副班長）

丁妻

連順生（指導員）

班長

李明根（老炊事員）

李大（其子）

趙金太（醫務員）

戰士甲、乙及其他

張善成（民兵）

張妻

張父

時間：一九四六年，解放戰爭剛要開始的時候。

佈景：蘇北地區，一間普通的民房，即張善成的家裏，現在是戰士們的宿舍。

有兩個門，一個通外，一個通內。除一些普通的農民的傢具外，還有兩張板鋪，上面擺着背包，槍……等。

幕開的時候，丁澤林在打背包。

李明根上來，丁澤林沒有看到他。

根
班副！

丁（回頭看了他一眼）幹啥？（打好背包，憂愁滿臉的坐下）

根 行軍的乾糧搞好了，白饅饅，又細又香，你們班裏快去領吧。

丁 你找班長去。（有點漫轉打彩的坐下，拿出旱烟來抽）

根 班長有事上連部去了，你班副也該負負責任。

丁 （不動）我沒工夫。

根 你坐在這兒抽煙，說沒工夫。

丁 我有事。

根 （想起來了）哦！等着你老婆談話啊！

丁 （默認）嗯！

根 談了三天，還沒談完。哼！我摸着你的心思了，想跟老婆回家去，是不是？老丁，（嚴肅的）家庭觀念要不得，幹革命也不是走親戚，可以高興來就來，高興回家就回家……。

丁 （認真的說出心裏話）老頭兒，打鬼子打了八年了。我離家也兩年多了。你離家兩年多還有啥好吹的，你沒看我們的團長，是長征的老幹部，聽說離家已經廿來年，連封家信都沒寄回去過。革命唄！

丁（制止他說下去）政治課有指導員，用不着你來麻煩。

根（有些生氣的）我沒文化，政治課本上白白是紙，黑黑是字，它認得我，我認不得它，還能上什麼政治課……。我不跟你談這些，談正經的，你乾糧到底要不要？

丁 你找班長去，這不關我的事！

根（更生氣的）班裏的事你不管，還當什麼班副！

丁 我本來就不高興當這班副，你管，你來當！

根（反唇相譏地）我當，讓你回家抱老婆，好不好？你點個頭，我就當下
來。

丁 他媽的！老頭兒，你講話別刺激人！

（班長由外門上）

根 好！班長來了，咱來評評這個理。（對班長）你們班副正鬧情緒，我好言好語的跟他打通思想，他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說我講話刺激

他。（誠懇的）老丁，回家跟着媳婦圍着鍋台轉，有什麼出息？年青人，（拍拍胸脯）比我五十歲的老頭還不如啊？刀要在石上磨，人要在世上練。（興高彩烈的）革命唄！毛主席說爲人民服務，咱人民軍隊……

丁（推開李明根）好了好了！到伙房裏燒你的飯去吧。

根（到大門口）班長，你們班裏快領乾糧去。

班我馬上就來。

根（又回頭）你用不着來了，我自個送來，你跟他（指丁）談談，他那泡不開的地瓜乾腦筋，你幫他打通打通。

（李明根由外門下場）

丁班長，我那報告上級批不批？

班（搖搖頭）指導員說要當面跟你談。

丁（頗不滿地）不批就算了，有什麼好談的。（近於發牢騷似地）請一個月

假回家看看，也算什麼錯誤思想嗎？我就不信，不批就拉倒，有什麼好談，談來談去還不是再給我加上一頂什麼主義的帽子……。

班老丁，大夥兒都請假回家，咱革命隊伍早垮了，誰沒有個家啊！

丁我頂多一個月就回來，又不準備開小差。

班聽指導員說，咱這回打的是運動戰，今天在華中打一仗，明天在山東打一仗，說不定後天又搗到敵人的屁股，一個月以後你能找得上隊伍嗎？再說老蔣的軍隊已經打到咱的大門外了，大夥兒都請一個月假，咱解放區不是要變成「空城計」了嗎？

丁（低頭思索）……。

（戰士甲乙由外門上場，手上各拿着樹枝樹葉，打着行軍防空的偽裝）

甲班長，你剛上連部去，有什麼消息嗎？廣播廣播吧！

班有個重要的消息。

乙什麼消息，說吧。

班 說是國民黨三個月就要佔領咱解放區。

甲 （大吃一驚）什麼？別做他的夢吧！『三個月咱就要完了！』

丁 （也抬起頭來，很關心的）誰說的？

乙 （跳起來）班長，你造謠！

班 （笑起來）不是我造謠，是國民黨放屁。（有意指丁而言）不過，要是咱都放下槍桿回家，老蔣跟美國人就不愁三個月佔領不了。

甲 誰肯放下槍桿回家！……（回頭看見丁，會意地）哦！

乙 班副，聽說你打了報告……

甲 班副，你兩三年的革命歷史存心扔掉了……。

丁 （好意的解釋）你們別胡猜，我報告是請一個月假，我還沒想當革命的逃兵。現在上級不批，我也沒二話。（又帶點不滿的牢騷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項就是『服從命令聽指揮』，不叫我回去我就不回去。

甲 班副，看你老婆那副落後勁兒，我就來火，人家革命向前進步，她來拉

後腿……

丁 你們放心，她拉，我不動搖，她也白拉。

乙 對呀！班副，你看，現在全連都在進行挑戰，要保證行軍不掉隊，保證打好仗，要是咱班副還鬧情緒，這成什麼話，人家坐飛機，咱班一定當烏龜。

甲 可不是嗎？

（丁妻上來，站在門口，大家沒有看到她）

乙 班副，我唸個快報表揚你。好戰士，不回家，反對老婆拖尾巴……（回頭發現丁妻，偷偷的吐了一下舌頭）

（大家都有點窘）

班 嫂子，請坐。

妻 （點點頭）坐。（站着不動，眼睛看着丁澤林）

乙 嫂子，你找咱班副嗎？

妻 噫！

甲 嫂子今晚上就要回家了，往後不知道那天才能再碰頭呀！（嚙了做鬼臉）班副，好好的陪嫂子談談，千言萬語都請你跟她談個痛快，這樣的機會往後撈不着了。（拉乙）咱到外頭去。

班 對！你們談吧。（下場）

甲 （對乙）老王，你站在這兒幹嘛！還不跟我上伙房領乾糧去。

乙 （好像沒聽見甲對他講話）嫂子，（直率地）你千萬別拉咱班副的後腿，咱老百姓的隊伍，打走了鬼子，老百姓分到了地……。

嫂 （敷衍的）是……。

甲 老王，走吧。（拉乙）

乙 走哪去。

甲 （哄他）上伙房領乾糧去。

乙 用不着咱領去，老頭會送上班裏來的。（坐下，對妻）嫂子，咱班副本

來是個好同志，打鬼子繳過槍，思想也蠻進步的，自從你一來，他可就摸不着主意了……

甲（拉乙向外走）人家要談私情話，你在這裏充電燈泡。

乙好好！我走開。

（甲乙由外門下場）

（丁與妻一時說不出話來）

妻（把捏在手上的一雙襪子給丁）襪子補好了。（丁接過來放在桌上）別掉了。

（拿起襪子走到牆邊，打開一個飯包）這袋子是你的吧。

丁是的。

妻（把襪子塞進飯包裏）給你放在裏頭，別忘了。

丁忘不了。

妻你剛才跟他們談啥？

丁談談閒話。

妻 哼！你當我沒長耳朵呀！我聽得清清楚楚了。

丁 你耳朵就比別人的長，聽得那末遠。

妻 你又在人家面前充好漢了。你當我沒聽見。我剛才一進來，就聽到什麼「不回家……拖尾巴……」。好！我不拖你尾巴，家裏的事，我管不了，我不回去，看你怎麼樣？

丁 你看你！早上指導員跟你談得好好的，說今天晚上就回去，現在你又變卦了！

妻 我回去，你呢？

丁 我……（指指打好的背包）你看，背包打好了，吃過晚飯就出發。

妻 你……（站起來，很難受的看着他）你……。

丁 我還是扛槍桿，革命唄！

妻 （低頭）柱子爹！

丁 （溫存的）別難受，再碰頭的日子總會有的。

妻 我跟你一道走。

丁 這怎麼行呢？當兵的揹隻七八斤背包，一根七斤半，四隻手溜彈，再背上個老婆，那還能打仗！再說家裏的娘跟柱子，沒有你，誰來照顧呀！

妻 （抬頭凝望着丁）整整的等你兩年了！

丁 （感嘆的）兩年了！日子也不算短了！

妻 （悲感的回憶）當年漢奸賈德才勾結鬼子逼得咱無路可走，你就當了新四軍，說是打走鬼子就回家團圓。我帶着娘跟四歲的小柱子，熬星星盼月亮的等到今天。聽說鬼子投降的那天，我喜得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着。心裏光向老天禱告，鬼子垮了，賈德才該有報應了，柱子爹也該平平安安的回家團圓……想不到……！

（說不下去）

丁 （也難受地）幾年來我在外頭也沒忘掉你。咱這個家的担子壓在你一個

人肩膀上，我心上也好疼。

妻 你光在嘴上說疼我，怎麼我連托人寫了三封信，你總不回去看望看望我，叫我一個婦道人家走了三百里路趕到這兒。（鼻子一陣酸，掉下兩顆淚珠）我看你在外頭，把我跟柱子都忘得乾乾淨淨了。

丁 唉！參加革命，老揹上個『家庭觀念』的包袱，還像什麼話！我革命也正是爲了家唄！要不咱早給賈德才逼死了！

妻 （不語）……。

丁 說我把你跟柱子忘了，那可冤了我。我告訴你件事，有一回，一顆鬼子三八槍的子彈正打中我胸上，我疼得全身發麻，閉上眼睛，腦子裏糊糊塗塗，總以爲這回活不了啦！這時我就想起你跟柱子，心上好難受……

妻 後來……

丁 後來想到只要鬼子跟賈德才垮了，你們在家平平安安的過日子，我死了也不冤……。